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珮校讀

記四

居室亭池類

悅親堂記

胡翰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于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治裝歸淮南告于媯仲子曰含山吾土也懼兵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昇母避亂廣陵未几兄弟俱沒、孰焉罔知攸濟天不棄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

是依、以至於今日、復值海宇混一、朝廷詔凡臣庶播  
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爲含山之民  
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雖不復與諸  
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  
聖化、不失孝友之稱于鄉人、是亦先生之賜也、媿仲  
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  
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于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  
未有若今天下之亂、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  
是也、殊鄉無斧資、濡沫以全形、不爲人俘虜則幸矣、

欲保有其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體、優  
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旣久而陟岵之可悲、此于  
不異一也、况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適歸舊鄉、終  
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  
爲壽、何啻骨而肉之、以獲更生、此萬不異一也、而吾  
于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光縣、有彭山  
之勝、東關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  
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爲丘墟、榛蕪  
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四顧蒼莽、欲求其故、漫不

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爲榮恃之以自託于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于子而子弗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美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嶿皆蒼石岸外面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楸亭歷苦參鉤天之草黃游冬葳芑之菜楮櫟阜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

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于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澗澗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窠而室焉，携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萑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

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栖雲室記

宋濂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爲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頽壞。中峯之孫用菴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其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

須審視、奚爲而久、栖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爲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儼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

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煥館、敷金碧而炫丹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游于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爲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

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爲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稽古齋記

趙撝謙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史不闕文，於理未甚損也。聖人歎之者，蓋歎古道之漸廢也。然古道之廢于今者，豈獨史哉。禮樂射御之習，舉掃蕩之所存者，惟書耳。書又皆工乎點畫波折之間，務奇巧逞姿媚以夸乎人。至於六義，則茫乎其未聞知也。吾嘗謂書所以載道者也。夫欲知道必先窮理。苟欲窮理，必由識書。欲識書則當研究乎六義。此古者包氏之教然也。嗚呼，書自三代以下，六義不明也久矣。雖



漢許慎之博，著說文，于義止得象形諧聲二類而已。指事會意間得一二，假借轉注則未之取也。鄭夾漈研精竭慮，拳拳乎此，著述雖多，然又不過爲慎之駕說也。觀其假借頗明，則轉注昧矣。若徐諧戴同輩識見平庸，循跡蹈轍，雖取重於世，較於超然特起者則劣也。如沈約韻書，野王玉篇，世家藏人用，究其不失於鱗次者鮮矣。子母相生，音韻相諧，造化之自然也。而野王或以子爲母者有之，沈約則聲音混然一涂，去取之際，雖諸公之用心，猶有所失，他何議焉。余近

在山中，博古之暇，作書曰本義，定三百三十字爲字母，八百七十字爲字子，以象形爲首，原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乎象形者也。次三曰會意，次四曰諧聲，合夫象形指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轉注，托夫四者之中者也。博考衆氏，明辯正俗，祛妄馘惑，斷以區區之見，雖未敢自躋于古人，其于君子攸考之際，竊謂少有助焉。夫世之知者亦鮮矣，求同志而相與講明之，則未之見也。及來鍾離，聞汀之吳君以莊慨然有志于古，以稽古名齋，未暇往見，而鳳陽郡祭

酒吳先生且俾余爲以莊言之。余謂古莫先於書，而書莫先於六義，而以莊稽古之際，豈有過于是哉。余故因吳先生之請，遂發之也。若夫所不可言者，今固不能盡言也。他日握手相遇，與吳君談宓戲一畫，未判之前，則庶乎其有所進，視今日所發直筌蹄耳。

先夫子曰：趙搗謙字古則，餘姚人，瓊臺教諭學者。

稱爲海南夫子，近得其集于裔孫朴畧，有先民之

矩私記古則一名謙，別號考古。余邑馮村有考古臺遺址，先生讀書之所也。與方正學交，學案有傳。

### 適意齋記

方孝孺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倘伴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

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

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修，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

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時敏齋記

解縉

怠荒學者之賊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弓矢機張，非敏不發，輪輿斲削，非敏不成，攫獵馳驟，非敏不獲，分爭辨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妙，不凝，雖曲藝凡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然也，堯兢兢，舜業業，皐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說命曰：遜志務時敏是也，有如不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怠與荒，中道之畫也，山溪之塞也，前

功廢而徒敏也可不戒哉。世之燭明血勇之士，一旦爲功名、文明之雄，歆豔其中，忽焉企而赴之，效之則之，介然之頃，初心之發，火焰焰，水漾漾，未嘗不甚銳，且敏也。取卷書，手閱目透，若將吞噬，大聲琅然，未數紙，若三軍之敗，甲委卷，顧後而奔靡也。猶脅於威而忍也。竟數紙，喟然心力俱困，昏然喟舍火水而息者甚多也。其他肆筆點青黃，當筵論禮樂，忽然雷鳴，忽然電馳，忽蛙然息者，雖外慕猶然也。矧夫聖人之道，非能有歆豔其人者哉。則一飯思堯舜，置七筯而莊

躄一觴，慕孔子酒下咽而費貨者，何限也。烏在其爲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惟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賊之哉。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成，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未能罷其力也。此豈一朝夕之敏求可志哉。郭君某以時敏名其齋也，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也，請因是說記于壁。冀如朝夕相講切也。齋在居之西，僅完葺，仰有山，俯

有泉左右琴瑟書史畫器皆備足玩適而已家自宋  
居東梅後隸古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  
世孫云

皆山軒記

胡廣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羣牧之政聖天子  
蒞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  
家子魁傑負才氣擢為太僕寺丞治事有法率以古  
之君子期待不肯為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  
優裕侯尤好學於公退之暇卽賦詩寫畫自娛嘗于  
宮署之偏築室數楹為宴休之所引釀泉為渠紆流  
于外舉目而望則豐山琅琊諸峯環列遠近發奇吐  
秀隱見于烟雲杳靄間而朝暮之景變化無窮乃取

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爲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公爲守於滁，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顧望清流之關，思宋太祖嘗破李景兵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求其迹，蓋百年之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也。滁人蓋未必知之，而公與之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滁，非可同於昔日。我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帝業，呼吸雷動，羣策響應，英雄蕩滅，滌磔

百年腥羶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爲用武之鄉，今爲邦畿千里之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况草木雲霞，蔚葱炫爛，五色之氣凝爲龍文，結爲鳳彩，霓旌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漠乎其微矣。又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覩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太祖功德

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賴，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侯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熙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之者，宜何如也。予知侯之脩其德而勤其職，思以報夫國家生育之深仁，庶幾侯之心，矧侯之父兄皆攀鱗附翼以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異時忠孝之名有所聞焉。則是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遭逢之盛，是以惓惓焉為侯道之也。

就歐陽記中一翻遂成佳文

私記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大學士謚文穆

### 棠溪書舍記

方孝孺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善為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為而易知者哉！非誠為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為學之道者也。古之為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為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



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于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略。純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疎略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于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羣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於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

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修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

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  
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  
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水雲深處記

貝瓊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行無大山，惟叢篠灌  
木，蒼鬱蔽虧，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  
于中者，雖早夜作苦，足生胝脛無毛，然皆樂其俗而  
安其業，熙然如太古時。三吳之變，兵亦不及，予嘗徑  
竹岡，絕黃浦，邪迤而南，由橫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  
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  
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  
璜遣介持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卽璜之所居，實

據青林之勝，且求文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之所伏也。魚不深則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豹不深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恒苦其不深而鉤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會，可釣而游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璜之託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綬而在於一丘一壑。昧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微利劫祿爲事，趨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璜能果於傳世，蚤棄內外務，日擢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篋，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巴歛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耶。余將去此而從之游，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爲記。

車牕記

薛瑄

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小子淳乃取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歎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牕致以此物爲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旣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迢爽忽不知天之迴地之廣而屋之陋也

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魏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牕記

先夫子曰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天順間大學士儒者類以詞章爲不足爲大言以自蓋其庸蕪德澤之文動有法度

私記學案有傳

### 予莊記

吳溥

予莊去城南僅十五里舟行道迂則倍之其地背山而面流田遶四周饁餉者不出百步僻幽而靚深最宜隱者居然山卑而樵牧不輟其上常濯濯水清且寒無大魚土磽瘠不甚宜稼穡力勤而收薄富人多不欲之棄而不售者數十年矣予始得之陳氏問其所以名曰其地宜榆昔有古榆數株今不存矣或曰勝國時有俞氏居之故名予曰安知非天之遺予者乎夫天下之物苟非其有終身望之而不可得是莊

也。隱者不得居，富者不欲居，售之數十年而卒歸于予。他日菟裘之計，將于是乎托焉。是天之所以遺予者無疑也。宜名曰子莊。凡溪山泉石澗壑田野徑路橋梁臺榭，悉從而予之。昔者柳子厚居冉溪之傍，污以惡名曰愚溪，元次山愛祁陽之水，據而獨得曰浯溪，易號而改稱曉曉焉，曲爲詞說，當時土著之民聞之，口雖不能言，安知其心不有忿且怨之者乎？予之名莊，意雖有在，而名仍其舊居傍之民樸魯多不識字，義聞之必不甚駭。他日謝政而歸，予知執耒耜者

喜而從予耕，執網罟者喜而從予漁，執斧斤者喜而從予薪，與夫時節伏臘祭享宴會笑語謳歌者皆喜而惟予之從，求其忿予怨予者必鮮矣。是則莊之名予也不賢于愚與浯乎？或曰自有是莊以來，地未始改也，而地之主屢易，知而可數者數人，而不知者不可以縷數也。百世之後，安知斯名之不改歟？予曰：子何不達之甚也。柳子之愚，元子之浯，一旦易萬古之名，而猶不可改，今予仍舊而名不加惡，且與鄉人共之，孰爲而改之哉？若夫土地溪山之所有，予尚不敢

保而况予子孫乎、人得之而人予之、是莊固猶予也、  
遂爲之記、

百家私記溥字德潤崇仁人建文二年會元清  
脩苦節官國子司業二十年卒于位有古崖文集

杞鞠軒記

孫作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  
延客、環藝杞鞠、旣字其楣、又屬爲之文、按杞與鞠二  
類、杞卽今之枸杞、鞠卽今之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  
蘭之爲紫鞠、瞿麥之爲大鞠、旋覆華之爲愛鞠、俗皆  
以鞠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惟真鞠  
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真鞠正甘鞠耳、世以其萑作  
羹、其華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  
掇以供格、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食肉之亞、至

東坡翁守膠西。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  
鞠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于  
人。適于口。不幸而不見賞於賢士君子。卽猩唇豹胎。  
味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茨棘。又况杞鞠而已哉。  
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曹孟德之奸。卒不敢  
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操其予奪。定爲國是。  
以佩參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  
與先生於人物無貴賤大小。採攬成就。出其口者。視  
天隨東坡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  
今復推其嗜好。廁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  
信不謬。余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鞠賦。以忘  
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  
發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  
後也。乃重爲之記。

先夫子曰孫作字大雅。江陰人。國子監司業。其文  
不多見。而奇崛盡去陳言者也。

私記作字大雅。官以字行。一字次知。

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元末避兵。三吳惟挈三世  
藏書數篋。洪武初。與纂修日曆景濂作東家子傳。  
稱其性好著書。劍戟之聲相摩。遇其得意。窮日夜  
筆硯不輟。



益菴記

羅倫

南海陳公夢祥，僉憲江西，結菴於公署之偏，名之曰益。公退居之，思內有以益已，外有以益人也。屬予記之。夫益求之而後至，求益於利者之市，求益於名者之朝，求益於道者將何之哉？求諸已而已矣。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珠璣犀象，求利者皆知其爲寶；圭組軒冕，求名者皆知其爲榮。盡其知力以求之，若郟鳩之金，西園之銅，

何益於得乎。若夫仁義道德，天之與我者，求則得之，四海之富，天下之尊，不能敵也。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而雷迅，遷善猶風，改過猶雷。則其益於已者大矣。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損已之有，益人之無，如天地之育萬物，則其益於人者大矣。益有要乎？曰：有。子見夫水乎？水出於山，山不得而有，所居者高也。水非出於海，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出沒日月，浸灌天地。水出於山，而海得其益，以爲大。所居者下也。海之受益於水大。

者小者清者濁者黃者黑者海無所擇焉。君子之受益於人，猶海之於水也。毀者詈者沮者斥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於人也何尤？夫然，故則天下之益萃於我。凡富貴貧賤，死生禍福，若浮漚之起滅於大海，一無所動。其中者，况匹夫之毀譽乎？吾嘗與公言：君子之學，在得於已而已。吾有所得，天下吾譽；萬世吾同，不足以爲加。天下吾毀，萬世吾異，不足以爲損。公不以爲不然。公求益於內，非求益於外者。試以吾言觀之。

西園清隱記

羅倫

瀧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潤芳籍而流天下、瀧岡之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懋、築也、毛氏世家龍城、後徙空坑、若毛孝子仁見知歐陽公、副使公亨甫見知文丞相、世以有聞、丞相起義、元帥李恒追及空坑、大戰東固方石嶺、將軍鞏信死之、先君武岡公被執、文山在危厄間、大石墜得阻、後人名其石曰神石、土曰胡馬伏、成化己丑、倫請告歸、欲拜六一公于瀧岡、訪文氏遺跡于空坑、東西就食未

暇也。又六年甲午，倫友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常三人者來，乃相與窮山水之樂，探奇獵勝，借風願焉。因過毛氏西園，時春熙景明，萬物煦媚，配紅疋白，胎青孕紫，主人肅客，酌于花下，柴門反關，俗客不至，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低昂，出沒雲外，居士顧客曰：此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公世于斯而寓于穎，歸老故鄉，卒負初志，文山氏又遭世倣擾，視死如歸，立人極而扶天常，以吾觀之，安土樂勝，二公之心，大豈遠于人哉！乃不能兼而有之。二公之所不能有者，吾乃得焉。此吾之所以樂也。國家涵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乎畎畝，樂生送死而無憾者，非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自耶？三人于是酣飲淋漓，浩譎激烈，林木響答，行雲低回，各相與賦五言四韻，退倫爲之記。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辨、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紊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

是而彬郁其容。朱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乎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習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

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軒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厲頑梗。而錐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

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一粟軒記

戴士琳

史稱范少伯旣霸越泛舟五湖後乃爲陶於齊相距幾四千里度其扁舟時當自三江入海經維揚迤邐而北今崇明在三江委流亘維揚而南則少伯所經道也考諸舊志崇之有沙始於唐開元間是少伯時猶爲廣洋大濤假令已有此沙則何必齊地哉迨靖康蒙塵道經海外舶舟南沙君臣觴咏移日乃去有花隨流水卽桃源語斯不亦避世隩區耶顧少伯以名成避則可靖康以狄難避則可不佞故家東海上

聞篙師長年談說波濤險苦卽平地心怖少負迂疎之癖思一振策中原曾不自意爲海中博士也衙舍三楹方廣不滿丈檐去地不滿六尺偃衣而出岸曠而入頭上進賢觸簷時破雨則產蛙暑則張蓋風則翻書扇燄雪則映幌侵幕老稚數十指巢居穴處雜坐容膝思欲再整敝帚澄懷片晷奈此呱呱交謔何乃捐三月糧自構一椽命曰一粟志小也規製不逾故齋而高廠虛白軒牕玲瓏納薰就曝種種如意士不可吾意者不得入其可吾意者譚玄問字漱以龍團薦以沉水竟日不得去庭蒔花草種葵蔬休沐講稅之暇散髮箕踞其中蓋不復辨爲官舍也寄旅也亦不復辨爲中原也海外也或嘲余曰然則海中博士何負於先生而先生何不適於海中博士脫先生旣以霸越從五湖來當飽此一粟不去而使中原多故爭地爭城安知先生不桃源此沙哉今先生尚有中原志非久於齊者此一粟當有嗣先生而箕踞于中者矣余無以應

百家私記士琳字伯玉雲間人嘉靖間舉進士先夫子評其剡溪山堂集云文亦小小有致



鳳嬉堂記

趙鈇

貴州古九夷地也。嘗讀魯逸論云：孔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心竊疑其言。夫九夷自秦漢始通中國，春秋時武陵之蠻猶未款順。孔子欲居于此，豈信以爲可化乎？然當時屢干列國之君，與其卿大夫，竟不能一入其說。然猶可諉曰：不親。至于七十子者，日相從左右，日絃誦洙泗之間，亦不能使由之不勇，師之不辟，求之不飲。况九夷廼能化而入乎？至于所謂鳳者，古今曾幾見之。岐陽一鳴，收聲已久，豈逆知其猶在九夷。

否耶。則又寥遠難期。此必聖人有爲之言也。今九夷  
內附。悉爲郡縣。溪洞之民。皆崇禮教。其酋長盤辟雅  
拜。隨羣吏抱牘。日趨事不少怠。問其俗而標枝野鹿  
之風。猶彷彿近古。其視孔子之時。何如。使天下無鳳  
則。已有鳳不在中土。必在此無疑。余偶承役來。此人  
皆以夷爲辭。余默喜。猶與一聞鳳鳴。迺爲堂于玉池  
之上。題曰鳳嬉。又徧樹梧竹。邀求琳琅之實。此其可  
以招致乎。夫唐虞之時。鳳凰來儀。雖遇文武神聖之  
君。益禹稷契臯夔奮庸之臣。內外相成。協氣四匝。故  
靈物畢致。今主上方隆唐虞之德。而臣人不能廣修  
和之政。况庸庸如鈇者。填撫茲土。雖有鳳恐噉噉避  
長吏去矣。此吾所以有無窮之思也。雖然。鳳之來不  
來。不可知。而臣人奉職治此。猶以陋目之。不樂久于  
其地。豈以爲必不可化耶。夫在昔本不可居。聖人猶  
欲居之。今可居而人猶不欲居。其志意去聖人果遠  
矣。不能不爲之慨。

大觀書屋記

趙時春

始余以言謫隸氓徭，僦舟間行歸陝西，釋縲紲筆楚之阨，而望故國丘壠之樂，忘其憂而怡然幸也。猶未足以泄讐者憤，爲盜狙諸澣，幸不死而重劓焉，罄其資以歸報，雖脫虎口還家，而垂囊枵腹，無以供菽水，然猶以爲殆類古賢聖者困而發憤者之事，使其身僅存而聰明不廢，吾獨後之乎？其志軒然不少衰，而觀世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變，其心衍然不少渝也。然佞便之徒，方視以爲奇貨而市利，旣浸潤無所得，

而鑽摩不可入，則將以百方困之。是以恐恐然圻扉而削迹，褐被捆屨，優游於山澤草莽之間，而脫世之陷穽。耜于山可以食，藝于郊可以圃，葺茅于木可以觀。詩書古今之變，皇帝王伯之略，鋪土于汗，剗木承流，可以觀魚水之性情，天雲之浮影，其升沉陟降，陰晴遲速之期，其與人事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故，疑若有數焉，而不可必與。理勢之自然，而不能解者，值山水驟漲，汨其溝，斷其流，水既竭而魚待噍，命小童汲升斗之水以活之，則垂綸以嬉，其不掛於釣者半。

爲涸轍之枯，其苟存者無以聊其生，而向之可觀者乃失其半。嗚呼！魚之於人，何心哉！使其躍於江河，乘風濤作雲雨，爲鯤爲龍，變化不測，雖有廉噉賁育之勇，孰不望而靡焉。使直遊於泠淵，悠然而逝，油然而吸，霏霏脉脉而羣出以嬉，斯又幽人逸士之所嗟賞而字育以寄其性情焉者也。不幸而困闕淖泥滓之中，不逢仁人之恤，而陷于狡童庸孺之手，然幸余雖非仁人，而竊有志焉。方將復其故，滄其波，安知不遂其性情如曩之可觀乎？反觀於余，無乃大有相類者。

而後益信夫所謂有數焉而不可必理勢之自然而不能解者雖以觀夫詩書所稱古今之變皇帝王伯之略其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機歷億萬年而如一日亦何異於此乎舉天下億萬年不可必之數與不能解之理勢而違之欲困人以求利者大惑也居其中而不能反觀又不能以觀人欲逃焉弗安者亦惑也觀于天下自然之數之理之勢以喻衆人之惑斯可謂大觀也已然則發天下之大觀者自余始發余之觀者當自書屋始故不敢以讓夫人而擅以名吾

屋述之爲大觀書屋記

登平遠臺記

宗臣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卽所謂鰲峯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臺、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于是仰而思、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歎、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觴於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而商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

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婦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蓋有鍍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北窺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讟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葬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淫淫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

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觀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爲歎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帝謨輝赫日月同炳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往往截海闖我此視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爲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

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爲之記。  
似陸魯望登高文。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偏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瀲灩，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卽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



君爲人壘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  
家建萬里勳也一曰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  
而休于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  
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于奔瀾洶湧之  
川噴岌崔巍之峯決滂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瓌偉  
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落不  
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陰樹石之鬱蒼此則窮  
愁枯稿之人漠然無所振于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  
此夫固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

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酉之頸  
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欵段優  
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  
怒而舐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殺  
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  
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暗鳴之雄此皆險怪瓌偉世  
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  
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稿之所樂  
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

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  
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俟而變屈俟而虎躍則  
余不能窺也已

思子亭記

歸有光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  
靖壬寅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  
中也江至此欲涸瀟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  
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  
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  
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  
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予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巳酉  
携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

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至在縣之東南門，守家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混沌檮杌，天以爲賢，姪陋癡，天以爲妍，跼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

覲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郝超，歿於賊間，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入自胞胎，至于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爲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髡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閣子，我倚欄杆，池水瀾瀾，日出山亭，萬鷗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子，以爲社，豈

知斯祥兆。見之死。見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  
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  
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  
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  
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俞  
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在其室。吾  
朝以望。及日之昡。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  
清。泌東望大海之蕩。瀟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  
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惟  
譎。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乎天平。鑿此誠壺。  
無聊之極。結爲怪想。余於迎兒之殤。坐臥恍忽。作  
此言辭。豈意震川先已描出。

譎。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乎天平。鑿此誠壺。

無聊之極。結爲怪想。余於迎兒之殤。坐臥恍忽。作  
此言辭。豈意震川先已描出。

塊菴記

陸深

吳江東陸生以塊名菴。夫苟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  
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  
老圃好之，况其尊者乎？獨塊何好？眎之塊然而已。人  
無知，愚賢不肖，授之塊，皆弗欲。生自少日，放言高論，  
希大慕遠，已不見好于其鄉。既學文辭，脫棄時尚，求  
世之所不好者爲之，反而行古人之道，正其本，責其  
末，斥其浮，崇于實，人人望望焉其去之也。不有類于  
塊，故得以塊自居。雖然，塊也者，積而至于尋丈，放于

頃畝之外，皆塊之爲也。滋稼穡，養百物，出其力以利于世，及其至也，諸侯藉是以爲社稷，天子因之曰有天下，塊之德生，恐其弗勝也，敢記于壁。癸亥之歲，日長至，自爲文云。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

坐是軒塵全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先夫子曰：悅字民懌，常熟人以乙榜終柳州通判。

先生不勦襲古文而自能爲古文，可謂大作手矣。但怪其留心經學，不能有所獨得而沿習先儒成說，隨其脚下盤旋，何也。

私記民懌弘治時人，選中有墓志。

薔薇壁記

孫慎行

薔薇無處不有、乃于吾園爛開、視若錦屏然、徘徊玩之、真所謂敝帚千金者也、然非其花之謂也、自三四年間、海內高賢大良壯夫偉士、所名松筠其幹、蘭茝其心、一旦捶辱于幽屏慘囹中、雖光采冲天、而形質沉埋九地者、何可勝痛、而吾竟荷聖天子赦詔、以免吾得與園日相守、并以茲花繁茂、爲先榮不至道旁之流離窮邊之骸骹、又所謂直木多伐、而支離之全者、也不亦榮幸矣哉、雖然亦非吾與花之謂也、丙寅



春吾嘗植兩玉蘭于庭方春花爲盛開迨六七月又  
開視前加稠焉吾以病臥數月不至園僮子持數十  
朶歸眴之覺了無况味爾時威政日亟而禍亂足憂  
也豈直性命之虞今聖天子撫御一年來蠹賊以剪  
瑾瑜以章珪璋以特達樸遼以生生吾卽老病不復  
冠帶而忽逢聖天子特知排恟議慨還官誥得以垂  
老舊臣長日從容徘徊屏下然則花之足喜悅豈直  
在吾昔也縱奇花異產不過增萋楚之悲今也卽蔓  
草凡花便足歌黍苗之蔭夫吾一死生榮辱何足云  
而聖天子隆興景運嘉惠宇內弘恩不可以無紀也  
因書爲薔薇壁記崇禎元年戊辰七月十一日也又  
憶丙寅夏有蓮一株高四尺五寸穿葉心而出如佛  
幡蓋早晚無舒放開凡十餘日素知花者嘆未有然  
吾不此之記而記薔薇蓮偶一見而薔薇歲歲見其  
歌明盛于無窮者將在是

水居記

高攀龍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羸一、以爲廣、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卽洲作居、以水爲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娛、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暝、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魄魄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于是主人閱日月升沉、雲霞起滅、草木榮瘁、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于一水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居又久之、于是主人

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翩翩、上下于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爲水也、或曰子之樂微矣、獨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余于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節之兌、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笑、乃歌曰、可以樂飢、泌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徃、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于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觀所及、無

足可吾意者、今迺可斯樓耶、噫是余之惑矣、凡人  
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無所  
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  
營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  
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遊觀、止于歲時十一之托  
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  
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  
吾之于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  
與物爲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  
贅矣、

青蓮閣記

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爲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眉，張洞庭，臥潯陽，醉青山，孤縱掩映，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宣焉。季宣之尊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處器而神清，休然穆然。夢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爲汝子，覺而生季宣，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傅之齡，騷雅千篇，殆欲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

賢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人，雅好鳴琴之理，予無意乎。季宣奉命筮仕，授山以東濟陽長，三年大著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弇，俠氣猶厲，慨然出神武門，歸而騷牢夷，猶乎江臯夷堂，發變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書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季宣喜賓客，而蕪城真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遊人，車蓋帆影，無絕通江，不見季宣，卽色沮而神懊，以是季宣日與天下遊士通從，相與浮拍跳跟淋漓頓挫，以極其致。時時挾金

焦而臨北固，爲褰裳蹈海之談，故常與遊者莫不貽聘，相視嘆曰：季宣殆青蓮後身也。相與顏其閣曰青蓮。季宣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娛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霜蕩零落，尚不能得一申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時，其才

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別名既安甚矣不脫插科打諢習氣

亦之病以一壽字爲之若士四病初曲驚才記臨時執

亦名雋而在又怪俗口舌可見此亦一病

### 抱甕亭記

袁宏道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山庄。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覩夫枝葉之蒼鬱，乳雀之哺子，野蛾

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雞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見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爲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旣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偃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卷殊未燥、而先生已爲遷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若將歸矣。

先夫子曰、中郎公安人、由吳縣入吏部、天才駿發、一洗陳腐之氣、其自擬蘇子瞻、亦幾幾相近、但無其學問耳。私記中郎萬曆壬辰進士、歷官考功、稽勳、郎中、兄伯修宗道、萬曆丙戌會元、官右庶子、弟小修中道、萬曆丙辰進士、儀制郎中、俱有才名、所謂公安三袁也。



遠帆樓記

袁中道

邑中無培塿之山，獨江水自天而下，捲雪轟雷，爲大下雄觀。予謂峰固有飛來者，今秦蜀之間，開眼見山，安得峙一峰于此，與江流相吞吐乎？昔常遊光黃間，酷愛其層峰疊嶂，而其土人則又曰：吾安得千里一曲之水而日觀之？蓋物珍于罕，得久矣。然以大江之洋洋，卽山與水不相湊合，亦有終日觀而不厭者。予性嗜水，不能兩日不遊江上，嘗醉臥沙石間，至夜猶不去。萬曆壬辰，有龍陽人以舟載樓而鬻者，大人鬻

而建之宅右，而令予居焉。登而望之，則大江橫亘其前，浩浩乎，洶洶乎。昔所爲煩步履而後得者，一旦坐而致之几席。凡江北之烟樹，沙上之遊人，了了可數。其風帆之往來者，出沒于青槐綠柳之中，或疾如馬奔，或緩若雲停，或千帆爭出，或孤篷自振，或滿插雲霄，或半移疎樹，顧而樂之，曰：是可名爲遠帆樓也。迨月有一妓來，與之登樓，熟視樓而泣下，因問樓所由來，予答以鬻之龍陽人，妓乃愀然曰：噫嘻，此妾夫君別駕劉公樓也。公旣家居，愛聲色，畜伎甚多，妾其一

也。終日于樓上教歌舞，絲肉代奏，歡宴窮日夜。公旣死，妾之香火兄弟皆散去，而妾身亦流落爲遊妓，孰知樓亦遠移至此。因指白板屏上所畫花卉數種，謂余曰：此妾與女伴某竊公筆而戲爲之者也。以袖拂拭，言與淚俱。予乃調之曰：汝獨不能學盼盼乎？妓收淚笑曰：燕子樓被人買去，盼盼將安居耶？予因念此樓在劉公時爲歌舞喧闐之所，至余寂然，惟破書敗紙堆列案間，安有所爲青蛾皓齒者乎？則此樓亦大流落獨妓耶？然予又思樓中雖蕭條，而樓外江景甚

佳、但得堤不崩、帆之遠者不日以近、使余得安然居之、讀書之暇、繼以眺望、眺望不已、繼以沉酣、自酌自醉、自歌自舞、亦未嘗不適也、而又何羨焉、則謂樓之未始落莫也、亦可樓凡三楹、凡三月畢功、而余姑記之以識歲月、

先夫子曰珂雪之文隨地湧出、意之所至無不之焉、馮具區云文章須如寫家書一般、此言是之而非也、顧視寫家書者之爲何人、若學力充足、信筆滿盈、此是一樣寫法、若空疎之人、又是一樣寫法、

豈可比而同之乎、珂雪之才更進之以學力、始可

言耳、

私記珂雪與先王父同年進士嘗至竹浦極贊先王母烹調鳧醬之美

耦耕堂記

錢謙益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亡何孟陽有長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縻世网，跋前疐後，爲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啟中，予遭鈞黨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經綆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構扇旁午，殘生眇然。

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途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于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予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于蔡葉之間，歎滔滔以沒世，群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于

孟陽也，實以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麤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翫，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于榮名利祿也。

予之得從孟陽于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宋比玉予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于堂。而予記其語于壁間。世之君子過而覽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簡堂記

萬泰

簡堂者嘉定馬子巽甫之所居也。巽甫鴻文瑰質。博物洽聞。壯歲好遊。踪跡在當世大儒間。講道問業。歷年忘返。學日進。益負天下名。年未及艾。輒謝博士弟子員。閉戶著書。卜築城隈。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也。余幼讀易。每愛慕其文。越十年而始交其人。欵扉相見。意思淡遠。酬酢供具。有古貌而無苟容。因益愛慕。有過于所聞之歎。及觀其位置。丘壑則阡陌在門。流泉遶屋。前軒翼如。是名簡堂。無丹堊之飾。雕鏤之美。

而擁書萬卷。擅南面百城之樂。異甫之名斯堂也。蓋以寄其志也。予因退而思其義。夫天下者四方之所共宅也。而理之則治。紛之則亂。馴之則安。擾之則危。乃其所以紛之擾之者。人操其無窮之心。而競爲相勝之習也。君子知其無可奈何。而逆挽之。以其身愚夫愚婦。沸然角逐。沿流忘源。莫可究詰。一旦見端人正士之所爲。必將窮而思歸。窅然喪其故我。是故吾黨抑情忍性之學。苦心不可以告人也。今人浮文無節。靡曼成俗。無論細民之業。犯上無等。悖理而傷義。

者不可悉數也。卽吾輩文章之事。交遊之道。勢當極盛。而江河之慮。識者憂之。當吾世而有有心世道人心之士。斷橫流之瀾。爲激石之清。刪其浮情。歸之大道。則晤言一室。彈琴咏歌。而其道可以易天下。異甫之以簡名其堂也。意在斯乎。且夫當世之重樓複閣。秘室曲房。冬燠夏涼。朝暉夕陰者。往往而是也。而尸居餘氣。塊然處之。宛其死矣。定是誰宅。孰與此堂之不丹堊而飾。不雕鏤而美。賞奇析疑。多問字之轍。而主人方且括囊含章。以靜鎮動。以樸易華。蕭然環堵。

間鬱鬱芊芊有學問文章之氣也然則簡之時義大矣哉可以居身可以善俗循名思義巽甫之寄托遠矣

果州浮梁記

任瀚

越巉巖、驀幽壑、出虎豹、獠窟穴、剝剝離奇、輪囷以航、清冷不測之淵、使人絕長江、如道唐除、歷都市、不知澗、濊出風、濤上此、非有雄才峻略、疆仁義垂功、勞永世、如孫叔敖、杜元凱、諸人、其誰職爲此者、長江在天地爲物最險、嘉陵江出劍南軍、負果州東郭而下、望之濤瀆、張天、名漱玉灘者、又荆吳梁益通津、中流齒齒多恠石、夏秋水盛時、石隱不見、漫然且成安流、至霜降水落、則乃衝薄震盪、杈牙怒號、過人瞬息失



便卽舟敗覆沒不救下爲魚龍餌食莫有出者故篙  
師往往據舷檝抗臂楫願邀取長物以困行路乃嘉  
靖癸丑春郡太守南山沈侯謀諸叅佐東卽鶴鳴山  
下西距長隄甃石水步范鐵以關其中步外各植華  
表相對峙貫以綵綯繫橫江舫百數十艘版其上施  
籬條爲閣道以通輿馬往來無復淪滯其傍則爲飛  
檻欄啟錯以朱纒望之若井幹銀牀鱗差陸歷過客  
凭倚延佇則水煙漠漠鸛鵲鶯鶯交戛上下臯樹傳  
陰汀花亂人月在菰蒲鳴榔欵乃橫渡琳宮梵塔倒  
影中流割然如夢如画天倪道機皆自浮梁焉發之  
迺知偉人奇作與造化爭雄自蠶叢開國以來實所  
未見江山有待將非其時乎昔秦昭王使其大夫李  
冰爲蜀守鑿離堆辟沫水之害蜀人世世祠之今永  
康軍有神露冕而躡其袍若王者前有穹碑書秦太  
守冰以水事奉皇帝祀卽如沈侯嘉陵江浮梁功不  
知百世後宜何所食報也沈侯貞白循良多惠政可  
銘金石諸無關水事者法不得書

先夫子曰任瀚字少海春坊司直少海之文奇崛

當于唐文中求之。私記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從考功主事補春坊司直

養魚池記

趙時春

夫窮天下之大觀未始知觀者也。海之瀾、冀之河、吳之江、越之潮、楚洞庭之湖、彭蠡之澤、極天下之大觀矣。其形勝橫絕，括囊宇宙，使怯者懼而壯者悲，彼方悲懼之不暇，而奚有于觀乎？苟于紛錯繁擾之中，而有悠然由然之趣，蓋不俟窮極其觀而後得夫所爲美者。刑部事于諸曹最劇，部置獄置廳，以諸司主事主之，監察繫囚之出入，月更其人。嘉靖八年夏五月，適余蒞事，桎械滿前，呻吟哀號之聲，不絕于耳。左右

皆湫隘，未有縱余觀而適余心者。乃尋廳之後，隙地圍可丈許，請于寮友蔡直夫，得其董作之羨材，鑿地橫六七尺，縱裁之，深更裁之，斃以周郭，北內爲臺，方約其廣，高倍其深，下爲洞，一門三汲，井爲沼，清澹澄泠，養黃白錦斑青黑之魚，凡三十六尾，魚守一覆以萍芡之屬，潛伏往來，上下出沒，儵然而行，忽然而止，或掀其鬣，或膨其腮，或鈎其尾，或磔其鱗，或箕其口，更迭迴遡，五色陸離，孰使余心恬而神怡，縱目徜徉，而手足莫知其所如乎。始余嘗道三晉周秦之境，留滯渤海者五年，所謂海之瀾，河之廣，幸獲見之，獨大江之南未窺，然夢寐懷想其名川巨浸，庶幾若在余臚臆，其雄偉環壯，變態古今，使余慷慨激烈而悲悼，往昔生憤世不平之心，則有之矣。卒未有使余心悠然，由然而得其趣者。余以是知觀之未始窮而余之未始知觀也。

谿山歲月閣記

倪宗正

邵康節詩身成江漢思鱸膾樂在谿山歲月深予歸  
田而感此於池閣扁曰谿山歲月夫歲月一也豈谿  
山而別有歲月哉語云化日舒以長是歲月以時而  
異也山中日月長是歲月以地而異也予以是自駭  
之弱冠見錄鄉書遂涉迹仕途奔試期供公事集政  
績營營役役者三十餘年但見倏而朝倏而暮倏而  
春夏而秋冬而歲月邁矣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事  
君則身不我有况歲月哉白樂天所謂歲月屬官家

是也予自脫去羈絆不受促迫幸天不以大擾相加  
小冗則撥小悶則排得以高枕安睡淺斟細酌閣筆  
微哦停局長筭看花以竟春翫月以終宵暢意罄興  
延留光景夫偷閒尋樂達者之妙權也至是則閒與  
樂爲吾固有之物取之不窮用之不竭何必偷且壽  
哉回視三十年之歲月如一飯之夢片時之春此谿  
山歲月所以深且長也夫人生大化之中總至百年  
歲月亦瞬息而已如予拋擲於少壯而幸獲於將老  
悔之亦晚况至老而不返者耶遂書爲谿山歲月記

而因以自慶云

百家私記公字小野餘姚人弱冠以儒士舉於  
鄉登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常以忤劉瑾謫太倉  
知州議開白茅港以興水利歷遷禮部員外郎  
武廟南巡與同官黃鞏等遮道諫杖謫出守南  
雄府尋告歸以文章氣節砥礪後學與同邑王  
陽明馮雪湖開化方棠陵吳松陸儼山東粵鄭  
少谷相交好先遺獻嘗選其詩於姚江逸詩  
而未見其文今得其小野集於喬孫繼宗謹登  
是編另選十篇則入於姚江文畧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七 記



味芹堂

套

月入

月入

月入

月入



